

数智时代老年社会参与的新差序格局与积极老龄化效应

梁倩雯

武汉科技大学法学与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5日

摘 要

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与数字社会转型的叠加期,老年社会参与的形态、机制与发展逻辑发生深刻变革。本文立足社会学视角,依托差序格局理论、活动理论、社会建构论与年龄分层理论,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 2023)、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22)微观数据及2023~2026年国内中文核心文献成果,从文献综述、发展现状、现实困境、优化策略等维度展开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当前老年人形成“家庭-熟人-社区-数字”四级圈层化参与格局,制度排斥、文化偏见、数字鸿沟、资本分层共同制约老年社会参与质量;多元社会参与能够有效助推积极老龄化发展,实现老年群体的身份认同重构与社会价值彰显。立足全龄友好社会建设目标,需紧扣四级圈层结构,从家庭代际支持、熟人圈层营造、社区公共赋能、数字精准反哺、圈层协同联动五个维度破解参与难题,助力老年群体实现社会价值融入,推动中国式积极老龄化高质量发展,为老龄社会治理提供社会学层面的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老年社会参与, 新差序格局, 积极老龄化, 数字鸿沟

The New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of Elderly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Its Active Aging Effect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Qianwen Liang

School of Law and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April 30, 2026; accepted: August 17, 2026; published: August 25, 2026

文章引用: 梁倩雯. 数智时代老年社会参与的新差序格局与积极老龄化效应[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8): 379-386.
DOI: 10.12677/ar.2026.138569

Abstract

China is experiencing the overlap of moderate population aging and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which reshapes the forms, mechanisms and logic of elderly social participation profoundly.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dopts the theories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ctivity theory, social deconstructionism and age stratification. Based on micro-data of CLASS 2023, CHARLS 2022 and core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2023 to 2026,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research progress, current situations,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elderly form a four-tier participation pattern of “family-acquaintance-community-digital sphere”.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cultural prejudice, digital divide and capital stratification restrict their participation quality. Diversified social participation promotes active aging by reconstructing the elder’s identity and realizing their social value. For an all-age-friendly society, five paths are put forward: Inter generational family support, acquaintance network building, community empowerment, targeted digital assistance and multi-sphere coordination. This study facilitates high-quality Chinese-style active aging and provides sociological references for aging governance.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Elderly Social Participation, New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ctive Aging, Digital Divid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成为 21 世纪全球人口发展的核心趋势，而我国作为全球老年人口规模最大、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老龄化呈现出规模大、增速快、深度化、城乡分化、区域不均的典型特征[1]。截至 2025 年底，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32,338 万，占总人口的 23.0%；65 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22,365 万，占总人口的 15.9%，我国已正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老龄社会治理已然成为新时代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也是关乎民生福祉、代际和谐、社会公平的核心民生问题。长期以来，传统老龄研究多聚焦于养老保障、医疗服务、长期照护体系建设等民生保障领域，多采用管理学、公共管理、医疗卫生等研究视角，侧重解决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而忽视了老年群体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社会学属性，忽视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权利与社会价值实现需求[3]。这种研究导向容易将老年群体标签化为“被动照护的客体”“社会负担”，弱化了老年群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难以适配积极老龄化战略推进的现实需求[4]。在积极老龄化理念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老年社会参与不再是补充性议题，而是衡量老龄社会治理水平、社会包容程度、民生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5]。从老年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参与是老年人维系社会关系、建构身份认同、实现生命价值的核心途径，是老年人摆脱孤独感、提升生活质量、获得心理满足的关键抓手，也是积极老龄观落地、积极老龄化战略推进的核心载体。伴随数字社会全面普及，短视频、社交平台、线上社群、云端服务等数字技术重塑了全民交往模式与生活方式，老年群体逐步突破传统生活边界，线上参与、线上线下融合参与成为老年社会参与的全新形态，也为老年社会参与研究注入了新的视角与内容。数字技术在拓展参与空间、丰富参与形式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分化与不平等，使得老年社会参与呈现更加复杂的结构特征。但现阶段，我国老年社会仍面临诸多结

构性失衡问题：熟人化参与过剩、公共性参与不足，数字参与呈现明显的群体分化，年龄刻板印象、制度性壁垒、城乡阶层差距、数字素养差距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老年参与困境，制约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基于此，本文严格立足老年社会学研究立场，结合国内最新研究成果，系统梳理现有研究进展，全面剖析数智时代老年社会参与的现实样态、深层困境与优化路径，弥补现有研究的视角短板与系统性不足，为推进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完善老龄社会治理、推动积极老龄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老年社会参与相关研究

近年来，随着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深入推进，老年社会参与成为国内老龄社会研究的热点议题，学界围绕老年社会参与的内涵、类型、影响因素与价值效应已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视角不断细化，研究方法逐步多元化[6]。在概念界定上，国内学者普遍突破了“单一劳动参与”的传统认知，形成更为全面的界定：老年社会参与并非仅指老年人参与社会劳动、获得劳动报酬的行为，而是涵盖家庭互助、邻里交往、社区活动、公共服务、文化休闲、数字社交、志愿服务、基层治理等多元行为的总和，是老年社会主体性、社会行动能力与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7]。不同学者基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对老年社会参与的内涵进行进一步细化，如有学者从行动逻辑出发，将其分为生存型参与、发展型参与与价值型参与，凸显老年参与的层次性与多元性[8]。

在参与形态研究中，本土化理论的运用成为重要特色。杨敏、严天欣结合中国本土社会特征与差序格局文化传统，提出老年社会参与新差序格局理论，指出中国人情社会与家本位文化深刻塑造了老年人由内向外、由近及远的圈层化参与特征，形成以家庭为核心、熟人为纽带、社区为延伸、数字为拓展的四级圈层结构，为本土化老年参与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9]。姜向群、刘妮娜基于 CLASS 数据，将老年社会参与划分为情感型、公共型、休闲型、志愿型四类，通过量化分析对比不同参与类型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生活福祉、身份认同的差异化影响，发现公共型参与与志愿型参与对老年社会价值实现的赋能作用最为显著[10]。

随着数字老龄化时代到来，数字老年参与成为研究新兴热点。朱荟、王舒艳系统分析数字化转型下老年社会参与的重构逻辑，指出数字技术打破地理空间限制，推动老年社会参与从“线下单一”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型，但数字素养差距、适老化供给不足等问题造成新的参与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老年群体内部的参与分化[11]。王武林、张奇聚焦老年数字失能问题，从社会分层、公共服务供给、代际支持、技术适配等多个维度，系统剖析数字鸿沟的生成逻辑与演化机制，阐释数字排斥对老年社会参与的抑制作用，提出多元协同的数字包容治理路径。此外，还有学者聚焦农村老年、高龄老年、空巢老年等特殊群体的数字参与困境，丰富数字老年参与的研究维度[6]。

2.2. 积极老龄化与老年参与的关联研究

积极老龄化是当前全球老龄研究的核心框架，也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战略导向，而老年社会参与作为积极老龄化的核心维度，二者的关联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12]。陆杰华、郭荣荣等学者指出，积极老龄观的核心要义在于打破“老年弱势化”“老年无用论”的标签化认知，保障老年人平等参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利，推动老年人从“被动养老”向“主动参与”转型，而老年社会参与正是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路径。积极老龄化强调健康、保障、参与三大支柱，其中参与是实现健康与保障的重要载体，也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核心路径[13]。

胡湛、孙听从老年社会学逻辑出发，提出中国式积极老龄化不能仅局限于健康保障与物质供养，更

要以社会参与为核心,破解年龄歧视、优化社会结构、完善社会支持网络,让老年人在社会参与中实现身份认同与社会价值[14]。众多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社会参与与积极老龄化呈现高度耦合关系:胡耀岭等研究表明,持续稳定的社会交往与公共参与,能够完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降低孤独感、心理焦虑与抑郁情绪,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与主观幸福感[15]。

2.3. 研究评述

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界已充分意识到老年社会参与的重要价值,研究视角不断丰富,量化研究与理论研究并行发展,研究成果逐步完善,为本文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证支撑。但结合数智时代的发展特征与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推进需求来看,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与短板:第一,部分研究偏重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纯社会学视角的结构性分析不足,对老年社会参与的社会结构制约、文化建构逻辑、社会分层差异等深层问题探讨不够深入;第二,对数智时代线上线下融合参与的内在机制、圈层分化特征、群体差异表现等研究不够系统,未能充分结合 CLASS、CHARLS 等最新微观数据,对数字参与的新形态、新问题把握不够精准;第三,多为单一问题研究,如单纯研究数字鸿沟、单纯研究社区参与,缺少“现状-困境-策略”的系统性梳理与整合,研究的整体性与针对性不足[16]。基于此,本文立足老年社会学理论,结合最新数据与文献成果,弥补现有研究短板,构建完整分析框架。

2.4. 理论耦合:活动理论、社会建构论与新差序格局

本文以差序格局为本土框架,以活动理论、社会建构论、年龄分层理论为支撑,形成整合性理论体系,为分析数智时代老年社会参与的结构变迁与效应机制提供完整视角[15]。

活动理论强调,老年人通过持续、有意义的社会活动维持主体性与生活质量,参与越丰富,积极老龄化效应越强。活动理论将个体与环境视为统一整体,认为人的发展是在具体活动中实现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主观福祉与社会认同均与其参与的社会活动密切相关。本文提出的四级圈层,正是老年人在不同场域开展“活动”的结构化呈现:家庭圈层提供基础情感活动,熟人圈层提供日常休闲活动,社区圈层提供公共参与活动,数字圈层提供跨时空拓展活动。圈层的拓展本质上是活动范围、内容与意义的拓展。

社会建构论认为,“老年”“社会”“参与”并非天然给定,而是在技术、文化与社会互动中被重新定义。社会建构论反对将老年视为纯粹生理衰退的过程,强调年龄身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老年人对自身角色与价值的认知深受社会话语与技术环境影响。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老年人对“社会空间”“社会关系”“自我价值”的理解:线上不再是虚拟空间,而是真实社会;数字圈层不再是附加选项,而是参与必需品。老年人对“参与”的认知,从线下面对面活动,扩展为线上线下均可发生的社会联结与价值实践。

数字圈层对另外三个圈层形成穿透、改造与重塑:家庭圈层因视频通话、家庭群聊得以强化;熟人圈层因微信群、线上社群得以拓展;社区圈层因线上报名、线上议事得以增效。由此形成线上线下互嵌、圈层间相互渗透的新型参与结构,使传统差序格局在数字时代获得新形态与新内涵,也为本文提供清晰的分析框架。

3. 发展现状

3.1. 参与结构:形成四级圈层化新差序格局

受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文化、家本位伦理观念与熟人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结合数智时代的技术变革特征,现阶段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呈现出清晰的圈层化、梯度化特征,形成“家庭圈层-熟人圈层-社

区圈层-数字圈层”逐层外扩、情感联结递减、参与门槛递增的四级圈层化新差序格局[14]。这一格局既延续传统社会的文化基因,又体现数字时代的技术特征,成为理解当代老年社会参与的核心框架。

其一,家庭圈层参与高度稳定,是老年社会参与的核心根基。家庭参与具有普遍性、基础性与稳定性特征。家庭为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生活照料与身份归属,隔代照料、亲属互助、家庭互动等活动构成老年人最基础、最可靠的参与形式,不受年龄、健康、地域与数字能力的严格限制,是高龄、失能、独居等弱势老年群体维系社会联结的主要渠道。

其二,熟人朋友圈层参与常态化。熟人交往仍是老年人最主要的线下社交形式。邻里闲聊、结伴锻炼、兴趣聚会、互助帮扶等活动门槛低、频次高、贴近日常生活,能够有效缓解孤独、丰富生活内容,成为老年人从家庭走向社会的重要过渡环节。熟人圈层以地缘、趣缘、旧缘为纽带,关系稳定、信任度高,符合老年人的交往习惯与心理需求。

其三,社区公共圈层参与整体偏弱。社区公共参与包括志愿服务、基层议事、公共活动、公益服务等,是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融入公共生活的关键场域,但受参与渠道、组织程度、文化观念等因素影响,多数老年人仍处于被动参与或不参与状态,城乡、年龄、阶层差异显著。

其四,数字圈层参与快速崛起。截至6月,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达1.61亿人,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达52.0%;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3.22亿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9.2%,较2024年12月提升1.9个百分点,保持稳定增长态势[17]。数字技术打破时空限制,使老年人能够跨地域社交、线上学习、云端办事,极大拓展参与边界。但数字参与呈现明显分层,低龄、城市、高学历老年人参与充分,高龄、农村、低学历老年人则面临严重数字排斥。

3.2. 参与主体:群体内部分化特征显著

受年龄、城乡、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健康状况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老年社会参与主体呈现显著内部分化,不同群体在参与渠道、参与频率、参与质量上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分化进一步加剧老年社会参与的不均衡格局[18]。在年龄维度,低龄老年人(60~69岁)身体状况良好、学习意愿较强、社会资源相对丰富,能够同时开展线下多元参与与线上数字参与,是老年社会参与的主力军;中龄老年人(70~79岁)行动能力下降、健康风险上升,逐步退出公共参与与数字参与,更多依赖家庭与熟人圈层;高龄老年人(80岁及以上)活动范围高度受限,社会参与几乎完全局限于家庭内部,社会联结脆弱,易陷入孤独与隔离状态[13]。在城乡维度,城市社区设施完善、活动丰富、数字覆盖充分,老年人参与渠道多元、参与质量更高;农村地区公共资源匮乏、数字基础设施薄弱、青壮年大量外流,老年人参与形式单一,以家庭与邻里交往为主,公共参与与数字参与严重不足,城乡差距持续存在。在社会分层维度,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资本老年人参与意愿更强、参与范围更广,能够主动进入社区公共领域与数字空间,在参与中实现自我提升与价值实现;低学历、低收入、弱社会资本老年人参与选择有限,长期局限于家庭私域,难以获得拓展性参与机会,更容易陷入社会隔离与相对剥夺状态。

3.3. 参与形式:线上线下融合成为新趋势

数字技术的全面渗透推动老年社会参与从传统线下模式,转向“线下传统参与+线上数字参与”深度融合的新模式,线上线下相互赋能、相互转化,成为数智时代老年社会参与的主流形态[19]。线下参与仍占据基础地位,广场舞、老年大学、社区活动、邻里互助、家庭照料等传统形式贴合老年人生活习惯,具有高信任度、高安全感、高亲和力等优势,尤其适合中高龄与数字能力较弱的老年人。线下参与提供真实的面对面互动,是维持情感联结与身心健康的重要保障。线上参与快速拓展,从娱乐休闲逐步延伸至社交、学习、办事、公益等领域,短视频、社交软件、线上社群、政务平台等为老年人提供全新参与渠

道。线上参与突破时空限制，使独居、高龄、农村老年人也能实现远距离社交与信息获取。线上线下融合不断深化，线上召集、线下开展；线下活动、线上分享；线上社群、线下落地等模式日益普遍，有效提升参与的效率与持续活力。但与此同时，数字鸿沟使得融合参与红利更多被优势群体获得，弱势群体被进一步边缘化，参与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

4. 现实困境

4.1. 制度性困境：年龄排斥与公共供给不足

制度性障碍是制约老年社会参与的深层结构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年龄排斥与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匹配，从顶层设计层面限制老年人的参与权利与参与空间[20]。

一方面，刚性退休制度与社会年龄歧视构成制度性排斥。现行退休制度以年龄为硬性标准，虽然保障劳动力市场秩序，但忽视低龄健康老年人的劳动需求与社会参与意愿，使其被迫退出公共领域。同时，社会层面广泛存在年龄偏见，公共岗位、志愿服务、社区事务等参与渠道向中青年倾斜，老年人话语权不足、参与机会有限，形成制度化的年龄隔离。

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与设施适老化水平偏低，参与可及性不足。公共空间、交通设施、政务服务、文化场所等长期以中青年为设计主体，无障碍设施、人工窗口、大字指引、便民服务等供给不足，老年人出行、办事、参与活动不便。社区活动场所不足、内容单一、组织化程度不高，难以满足差异化、多层次的参与需求，制度保障与平台支撑明显滞后。

4.2. 文化性困境：年龄刻板印象与自我弱化

文化观念层面的约束构成软性障碍，年龄刻板印象与自我边缘化认知共同抑制老年社会参与的意愿与动力。

社会层面仍存在“老年即弱势”“年老即无用”的刻板印象，将老年人限定在被照顾、被保护的角色中，贬低其社会价值与参与能力。相关调查显示，超过半数老年人在社区公共事务中被边缘化，难以获得平等参与机会。媒体宣传多聚焦养老与照护，较少呈现老年人参与奉献、创造价值的正面形象，进一步强化老年弱势标签，使老年人的参与行为得不到足够尊重与支持。

个体层面，部分老年人受传统观念规训，形成自我弱化认知，认为老年阶段应“静养少动”，主动放弃参与机会，产生不愿参与、不敢参与、不能参与的心理。这种自我边缘化进一步压缩参与空间，加剧社会隔离，形成文化层面的约束。

4.3. 技术性困境：数字鸿沟加剧参与不平等

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鸿沟成为制约老年社会参与的新型壁垒，接入鸿沟、使用鸿沟、素养鸿沟三重叠加，造成严重的参与分化。

接入鸿沟表现为农村、高龄、低收入老年人缺乏智能设备与稳定网络，难以进入数字空间。

使用鸿沟源于数字平台操作复杂、适老化改造不足，老年人学习能力下降，难以掌握基本操作。相关研究显示，超过六成老年人因操作繁琐、界面复杂而放弃线上参与。

素养鸿沟体现为信息辨别能力弱、风险防范意识不足，老年人易遭遇虚假信息与网络诈骗，降低数字参与安全感。数据显示，老年群体是网络诈骗高发人群，风险感知不足显著抑制其数字参与意愿。

三重鸿沟共同导致数字参与两极分化：一部分老年人充分享受数字便利，实现参与升级；另一部分被排斥在数字社会之外，参与渠道持续收窄，不平等进一步固化。

4.4. 社会性困境：社会资本薄弱与代际支持不足

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是制约老年社会参与的重要因素，突出表现为社会资本萎缩与代际支持失衡。

城镇化与人口流动加速传统熟人社会解体，城市社区邻里陌生化、农村社区空心化，老年人社交网络收缩、社会资本薄弱，难以获得稳定的互助支持与参与带动。

代际支持存在明显短板，现代家庭小型化、空巢化使子女陪伴时间减少，数字反哺不足。部分子女对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持保守态度，进一步降低参与意愿。代际观念差异、沟通不足也加剧老年人的孤独感与疏离感，影响社会参与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5. 解决策略

5.1. 家庭圈层：强化代际支持，稳固参与根基

家庭圈层是老年社会参与的起点与基石，应以代际支持为核心，筑牢参与的情感基础与能力底座。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加强情感关怀与生活互助，提升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能力；大力推进家庭数字反哺，鼓励子女耐心指导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门槛；通过家庭会议、共同活动、代际陪伴等方式增强老年人的参与信心，使其在家庭支持下稳步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5.2. 熟人圈层：社区营造，激活邻里社会资本

熟人圈层是老年人最易进入的社会场域，应通过社区营造激活邻里社会资本，拓展老年人日常参与网络。依托社区打造老年兴趣小组、互助团队、文体社团等低门槛平台，开展常态化、生活化、高频次的邻里活动；建设邻里交往空间，促进邻里互动与信任建构，修复熟人社会纽带；通过邻里互助、结伴参与、同伴带动等方式，提升参与持续性，让老年人在熟悉、安全、轻松的环境中实现稳定社会参与。

5.3. 社区圈层：公共参与赋能，补齐薄弱环节

社区圈层是提升公共性参与的关键载体，应强化赋能，补齐短板。搭建老年议事会、志愿服务队、公共事务监督岗等制度化平台，拓宽参与渠道；全面推进社区适老化改造，完善活动场地、无障碍设施、便民服务，降低参与门槛；丰富活动供给，开展文化、健康、公益、学习等多元活动，提升参与吸引力；加强社区组织与引导，提高老年人主动参与、持续参与、深度参与的比例，推动社区公共参与提质增效。

5.4. 数字圈层：精准数字反哺，弥合技术鸿沟

数字圈层是拓展参与空间的重要方向，应坚持精准赋能，系统性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互联网平台、政务 APP 深度适老化改造，简化操作、放大字体、强化语音、提升安全；开展分层分类数字技能培训，重点提升基础操作、信息辨别、防诈骗能力；建立志愿者上门帮扶、社区定点教学、农村流动服务等机制，重点覆盖高龄、独居、农村老年人；构建安全、健康、友好的数字老年环境，让老年人敢用、能用、会用、想用数字技术。

5.5. 圈层协同：构建四级圈层联动体系

以系统思维推动四级圈层协同发力，形成整体赋能格局。以家庭为根基提供稳定支持，以熟人为纽带扩大参与网络，以社区为载体提升公共参与，以数字为拓展实现空间突破，构建“家庭稳固、熟人活跃、社区有力、数字赋能”的全链条支持体系。通过圈层互嵌、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推动老年人参与更均衡、更充分、更可持续，全面释放积极老龄化效应。

6. 结语

在深度老龄化与数字社会双重背景下,老年社会参与呈现圈层化、差异化、线上线下融合化特征,形成“家庭-熟人-社区-数字”四级圈层化新差序格局。这一格局既延续中国本土社会的文化传统,又体现数智时代的技术变革,成为理解当代老年社会参与的核心框架。当前,我国老年社会参与仍面临制度排斥、文化偏见、数字鸿沟、社会资本不足等多重困境,不同群体参与差距明显,整体参与质量有待提升,积极老龄化战略仍需持续深化推进[21]。

未来,应以四级圈层结构为抓手,坚持以老年人中心,从家庭代际支持、熟人圈层营造、社区公共赋能、数字精准反哺、圈层协同联动五个维度系统发力,破除结构性壁垒,完善支持体系,丰富参与形式,提升参与质量,缩小参与差距。通过全链条、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持保障,让老年人在社会参与中实现身心健康、身份认同与价值彰显,真正从“被动养老”转向“主动参与”,从“社会客体”转向“行动主体”。这不仅关乎老年群体的民生福祉与生活质量,更关乎社会公平、代际和谐、治理现代化,对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推动中国式积极老龄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 [1] 常晓坤,刘玉飞,杨席瑞,等.中国健康老龄化:统计测度、时空演进及优化路径[J].人口研究,2026,50(2):36-51.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s://www.gov.cn/lianbo/202602/content_7059980.htm,2026-04-29.
- [3] 李龙,马琦峰,孙可心.“家门口养老”愿景下的老年人政府养老责任认知转变——来自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的证据[J].人口研究,2026,50(1):20-35.
- [4] 原新,于佳豪.“养老”转向与“为老”出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叙事逻辑[J].探索与争鸣,2026(1):47-57,177-178.
- [5] 司莉,刘晋宁,蒋冰,等.我国城市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障碍识别与解决路径[J].图书馆建设,2025(6):25-32.
- [6] 王武林,张奇.中国老年人数字失能现状及演化机制[J].人口研究,2025,49(5):70-84.
- [7] 《中国养老服务发展报告(二〇二四)》发布[J].大社会,2025(8):60.
- [8] 皮磊.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发布[N].公益时报,2025-07-29(001).
- [9] 杨敏,严天欣.老年身份话语的困境与出路——从二元对立到主体间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39(3):144-152.
- [10] 姜向群,刘妮娜,魏蒙.失能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和社区照护服务需求研究[J].老龄科学研究,2014,2(7):30-36.
- [11] 朱荟,王舒艳.数智老龄社会参与的新差序格局与积极老龄化效应[J].西北人口,2025,46(5):1-13.
- [12] 朱荟,郭兰欣.数字贫困对老化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社会融入的中介效应[J].人口与社会,2025,41(3):57-72.
- [13] 陆杰华,郭荣荣.践行积极老龄观:政策演进、基本遵循与路径展望[J].老龄科学研究,2023,11(3):1-13.
- [14] 胡湛,孙昕.“何以战略”与“以何战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J].人口研究,2024,48(5):3-16.
- [15] 胡耀岭,姚金阳,胡泽达.社会参与对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研究[J].西北人口,2025,46(1):1-14.
- [16] 晏月平,刘欢.多维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人口与社会,2025,41(3):89-99.
- [17] 截至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79.7%[EB/OL].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7/content_7033060.htm,2026-04-29.
- [18] 艾伦·沃克,朱火云.从概念到政策:积极老龄化再认识[J].社会保障评论,2023,7(3):49-61.
- [19] 孟鸿兴,梅志玲,王晓庄,等.网络社交媒体使用与老年人孤独感关系的元分析[J].心理与行为研究,2023,21(2):280-288.
- [20] 杜鹏,韩文婷.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内涵、意义与实现路径[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2):40-47.
- [21] 李秋桂,陶胜茹,魏静静,等.中国老年人社会隔离现状的Meta分析[J].老年医学研究,2023,4(1):27-33.